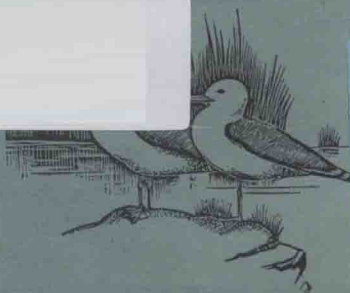


書叢學文光晨

結婚



作創陀師



第一封信

我惟一的親人佩芳，你們終於走了，留下我，回到鄉下老家去了！上海依舊人山人海，騷亂，雜亂，騷擾，謠言，暗殺，掠奪，紅塵萬丈；可是一陣風，你們走了，我心裏也給刮光了。試想你的去惡有多可憐，在幾百萬人口的上海，他舉目無親，像條斷纜的船，載浮載沉，被捲來捲去。他冷了，餓了，病了，死了，誰關心他？誰想到他？你也許要說：

『你還有學生和同事，他們是經常跟你一起的。』

你說的不錯，我的親人，他們的確跟我經常相處。可是我在上一封信上不敢告訴你，我知道你到鄉下去並不樂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我怕你更爲我担心。我們這是怎樣相處的呀！先說同事，你自己明白，你父親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自從物價飛漲，生活就像套在他們額子上的繩，逐漸天天收緊。你只看見他們的臉一天比一天瘦，一天比一天灰，一天比一天髒，衣服一天比一天破。當你在學校或校門外馬路上碰見他們的時候，他們挾一大堆講義，失魂喪

魄，匆匆走來，忽然把你撞個踉蹌，幾乎把肋骨給你撞斷。他們於是朝你瞪一眼，臉上毫無表情，冷冷的點個頭，然後撒腿走去。你站住楞老半天，他們可始終頭都不同，好像他們根本不認識你，好像你阻礙了他們的前程，搶了他們的飯碗，他們跟你有無限仇恨。

可是你不能怪他們，他們的心情的確很壞，事情的確太忙。爲應付全家衣食，他們每禮拜至少得教三十個鐘頭，晚上還得上人家去教家館。他們早上從家裏出來趕不及吃早點，臉也來不及洗，便在馬路上買個大餅，一面嚼，一面從這個學校趕到那個學校。中飯就吃點冷飯或麵包。至於家裏，誰去管他們家裏呢？他們的好師母因營養不良病在床上，卻沒有錢買藥；他們的孩子號哭着在地板上滾來滾去，卻沒有人理會；房子裏到處是破布，蠶豆皮，壞玩具，賣不能賣，當無可當，看上去整個像活地獄。他們活着毫無希望，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們希望，他們滿心所想的是領下薪水買米。那麼，你又怎能責備他們，讓他們想到別人，關心別人？

我們現在再說學生。毫不慚愧的告訴你，我恨他們。今天我就逮住一個大罵。這是個我學生中頂嬌貴，頂有錢，頂會打扮，頂不用功的女孩子，我平常就討厭她。她背後送我個渾

名，叫我『剃頭師傅』。起因是我上課遲點，我走進教室，她高聲嚷着，『剃頭師傅來了！剃頭師傅來了！』我實在忍不住了，走上講壇盡可能損她，只差一點沒有把最難聽的罵出來，直損的她哭到下課；也許下課還在那裏哭，我可不知道了。我承認我太過火，可是佩芳，請你老實告訴我，你不久以前還親眼看見的，我近來外表縱然寒酸，縱然比人家窮，而我究竟也是『人師』，我的人格難道就那樣下賤嗎？

你也許要奇怪，我怎麼驟然變的這麼厲害。我原是出名的和氣人，喜歡孩子，喜歡學生，作事肯負責任，你父親也誇獎我是好教員，將來大有希望。這一切都不含糊。我脾氣的確越來越壞。但你只要設身處地想想，就明白這變壞的原因。首先，我花費極大精力將材料預備起來，對學生講王莽的改革與失敗，或蘭格斯王室與約克王室的陰謀，他們却在下面看張恨水的小说，再不然就丟紙團，約會晚上看狄安娜·寶萍。他們絲毫沒有尊敬我的意思，絲毫不把我看成先生。接着其次，我連講幾個鐘頭，熬的頭昏眼花，終於下課鈴響了，大家搶着跑出大門，他們嗤笑，喧嚷，扮鬼臉，一陣風跳上汽車包車，把我遠遠的丟在後面，誰也不理會我；我是他們的先生，累的像牛，却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去。這使我想起他們是少爺小

姐，世間貴人，我則是他們門口的要飯。我自慚形穢，想起我的衣服是補綴過的，袴脚是補而不能再補的，不由我不將兩臂夾緊，盡量縮小自己，使人看不見我的醜樣；我的脚也忽然害羞，似乎覺得它沒有踩馬路的資格。它應該鑽進頂髻的小胡同去，我個地縫躲起來。假使過這種日子的是你，就是說你覺得馬路也比你漂亮，比你尊貴的夢，那時候你怎樣想呢？

『那你以前怎麼過的？』你可能問。『你以前難道好些？你不一早就這麼窮？』

你理應問，佩芳，你問的有理。實不瞞你，學生們受氣大半是冤枉的，我的脾氣變壞還有個重大原因。我本是個好教員，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。但你怎麼想得到！那全因為你們，全因為有你們在上海，你父親母親連你弟弟都把我當作親人，每禮拜中我有個禮拜六和禮拜天。我從禮拜一便逐日計算，單等禮拜六晚上；其實永沒有到過晚上，頂多六點，我已經飛奔到你們家裏，誰也攔不住我，而你們也早已在等着我了。你弟弟蹦蹦跳跳，上來拽住我的袖子，我是他的大哥。你母親——上天保佑她活一百歲，喜的不知怎麼辦才好，只見她在屋子裏轉來轉去，想起東又忘記西，直嘮叨嚷嚷。請別生氣，她心裏豈不早就承認我是她的女婿了嗎？假使我有了一天不來，她會整晚不高興，有時竟可笑的要以為我病了，給車子撞傷

了。你在家比較穩重，怕母親笑話，你只輕輕點頭。然而這種故意裝出的冷淡，在我遠比千言萬語更親切。你父親生來喜歡喝幾杯，酒後總發牢騷，然而我們也難怪他。他過去爲社會服過務，爲人類盡過力，心無二用，勤懇的當了三十年教員，目的無非希望國家社會進步，而在垂暮之年，許多學生都已自認爲國家柱石，起居注經常登在報上，他自己却受近乎亡國之苦……想到這裏，我們不但對他的憤懣衷心原諒，只覺得他的責備應該，他有權力，他的赤誠無私格外可親。

我就這樣在你們家裏留到深夜。在你父親的侃侃議論中，你母親的只怕凍着餓着的嘮叨中，你弟弟的玩笑中，你眼睛關心的靜撫下，我精神又醒過來；過去六天的疲勞統消失了。然後第二天，我門上悄悄的剝剝兩聲，剛轉回頭，一個小臉已經喜盈盈探進來了。這是你，佩芳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鏡中觀察過自己，你的因爲還不曾十分成熟，稍微有點灰黃的臉蛋，淡淡的蛾眉，沉靜的鳳眼，調皮的翹起的鼻子，輪廓分明的嘴唇，豐滿的下頷，綜合來看，遠不算漂亮——我是說它不能令人一見驚倒，但却有另一種美，要經過相當時間相當細心才能發見的，溫柔，善良，誠懇，涵蓄，不可動搖的自尊。一種溫暖隨着你走進來，你不

單照亮了我的屋子，並將照亮我的一生。

這一天屬於我們兩人。我們於是上公園，或上郊外，躺在香味刺鼻的軟草上，輪流讀狄更司，雲就湧來湧去，在翠藍的天上滑。其實我們又哪裏會管狄更司扯些什麼謬言！我們不過利用他佔住時間，使大家不過分親近。

我沒有方法說明那時的幸福；然而現在，你想想我的現在吧！假使知道我的實在情形十分之一，你也會瞭解我了。我每天連教幾個鐘頭，絲毫得不到安慰。我的鞋是打過補釘的；我的衣服沒有錢洗；我在飯館裏，一個徒弟都吃兩個以至三個菜，我只能吃一個菜的客飯；我的房子像被掘開的古墓，滿目淒涼，地板上桌子上全是灰塵。這種種都銷磨我的志氣，再加上孤獨，更是越來越使我自卑，無論在飯館在路上，我覺得我是個罪人，不敢正眼看人。平常人家也不注意我，就像我是灰色的，無聲無臭，和誰也沒有關係的物件。我恨人家穿的漂亮，討厭成對的人在我前面走，怕看人家瀟灑自在，沒事時候我只該躲在屋子裏瞎想。我近來的確消沉，對於功課毫無興趣。一個問題老在我腦子裏盤旋，像一只蜘蛛，結下無形的大網，把我整個的心都網起來。假使再繼續下去，我相信我會發瘋。

錢！佩芳。錢固然苦壞了我，同時可也苦壞了你們，你恨它還得愛它。在你們走後我會反覆想過，如果不打仗，我手裏能多積攢點錢，按照預定計劃，我們現在應該結過婚了。這就是我上封信裏說，要做生意的原因。我本來可以不告訴你，只因為太愛你，我才跟你商量。我沒想到竟會遭你反對，你說我們大家都還年輕，等到戰爭結束不遲；你說做生意沒有把握，太不清高；你又說真的幸福並非建立在金錢上面。……可是我的小空想家，請容我問一聲：假使戰爭打一百年，我們難道也得等它一百年嗎？

我承認我需要結婚，也許比人家能想到的還要迫切。先讓我們拋開我目前所受的痛苦，連別的重大理由也暫時不提，你只要知道我過去的生活——雖然我以前曾約略對你講過，但你如果知道的更詳細點，你更會明白我怎麼這樣需要家庭。

我母親是世間至可憐的人。（現在且讓我從頭講起，看完後我相信你會更瞭解我。）她娘家是個小縣城的敗落主子，正所謂高門不來，低門不就，直到三十歲，父母雙亡，兄弟們分了家，不得已才嫁給一位姓胡的老官僚作填房。這官僚就是我父親。她過門時前房的兒子比她還大，就是說我父親已經五十多歲，跟前好幾個孫子了。

我父親本來在京裏作官，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，就是不必每天畫到，自然也就沒有實權的那種腳色。收入相當好，生活很優裕。但是他的後台，一位靠吹牛起家的現代說客，因有政局變化忽然倒了。他奔走將近兩年，後來看出別謀門路的沒有希望，只得帶着家眷回老家來。這事恰巧發生在他的前妻去世時候。他有兩個早已娶親的兒子，一個守寡住娘家的女兒。因此你可以想像，我母親的地位非但不像婆婆，簡直比作媳婦還糟。作媳婦還能討公婆歡喜，她可是眼中釘。

我不清楚我懂事以前的情形。當我敢自己朝外跑，哥哥，姐姐，姪子，鄰居，連傭人都欺負我，我的耳朵忽然被揪住了，再不然便是背後飛來一脚。

『現在讓你神氣，王八羔子；等老頭子一死，把你們娘兒倆統攆出去！』

我不忍重述那些更難聽的罵人話，也想不出我當時真會神氣。但看見我每次哭回家，母親便不再讓我出門。

『又出去惹禍？滾回來！安靜坐在板凳上。』有時候我實在嚮不住，母親就把眼一瞪。我們於是終日關在屋裏，房門上經年掛着簾子，彷彿我們犯了罪，怕給別人看見。母親

的眼睛老是紅的，臉老發青，我從不曾見她笑過。我們連講話也不敢大聲。可是你別以爲我們從此無事了，就爲不敢大聲說話，有一回姐姐竟跳到門口。

『你只管咒，只管咒罷，狐狸精！這家人越咒越旺，你咒不死；要咒你先咒死老頭子！』她指着大罵，所謂老頭子就是我們父親。

其實誰又提到過他們半個字？母親嚇的只敢躲到牆角哭，也許怕父親吵起來，將來的日子更難過，她無論多少委曲，從來也不敢對父親講。

父親是個自命不凡的大人物，從他走路以及待人接物上可以看出來。據說他還有一種迷信，他認爲他的在『事業』上失敗，完全因爲他前妻的去世，就是說他相信前妻有『相夫命』。因此他意氣消沉，平常很少在家，每天吃過早飯，照例上精社靜坐聊天。至於他是否愛我們母子，我不知道；我只知道我怕他，母親也怕他。有一天我放早學回家，沒看清跟他撞個滿懷，他拉住我大揍一頓，還罰我在太陽底下跪到晌午。可是他對於姐姐和哥哥們倒十分縱容：大哥終日躺在屋裏吃大煙，二哥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也不管；姐姐因爲守寡，在家裏更是個跋扈祖宗。實際上家裏的一切權力也的確操在她的手裏，沒有事她不過問，每天買

小菜的錢都得向她去討。沒有人不在背後恨她，可是誰也得當面恭維她。她的命並不好，比人家希望的還慘。當我們父親死後，他跟一個聽差逃出去，以後永遠沒有聽到她的確實消息。有人說她被賣在下等窯子裏。

我們的日子是難以想像的。由于精神上自幼所受的壓迫，日積月累，我血管裏流着刺骨的憎恨。我想殺人，我需要喝血；遠在當孩子時候，有無數回我發狠要將這家人殺光，連所謂『老頭子』在內，然後放把火，帶着我想像中的老牛——也許就是牛郎織女故事中的老牛，馱我母親到山裏去。

這自然只是幻想。可是你別笑，現在我當然不會有這種傻念頭了，除了美的希望，再也不會想別的了；但在當時，這種情感的確可怕，來的很真實，至今我還分明感到它。它只差一點沒有壓扁我，窒息我，毒蛇似的毀滅我，也許我血管裏至今還留着它的毒素。我應該感謝兩個人，我父親適逢其會死了，接着，兩年後是我母親。我記的十分清楚，就在我中學畢業那年，天氣很熱，我來不及考試就趕回家去。我沒趕上給她送終，等我趕回家，她的棺材已經停在一個下人住的小房子裏，又黑又暗。

據說她是自盡死的。我弄到手一把小鏢子——就是你會看見過，現在經常放在我書桌上的一把，我並不哭，也不睡，直坐在母親棺材旁邊發兩天兩夜的呆。忽然我想通了。你也許猜我要殺人，我的確想過。但是我忽然醒悟過來，也許應該認為母親的啓示，我想無論生前死後，她無疑的有個不變的希望：就是她兒子的幸福。那麼我又何必拿生命去跟兩個敗類拚呢，縱然我殺了兩個前房哥哥，在他們方面，毫不足惜，我不殺他們也會自行毀滅；而我却得終身坐牢，她的在天之靈會滿意嗎？假使我真要報答她，爲她報仇，我首先應該立志，將來比別人有用，在社會上有地位，日子過得比別人好。同時我又想，她不單給我發奮向上的機會，實在也是自己吃盡了苦。原來我之能上中學，全靠她當賣首飾維持，數年間已經當盡賣光，我們山窮水盡，再下去只有挨餓。她如果繼續活下去，看見她世間的唯一骨肉終日愁眉苦臉，她的心決不會安靜。這種思想滅除我許多痛苦。把她寢殯之後，一陣輕鬆，我感到和這家人的關係完了，血腥的仇恨算解脫了。

我從家裏沒有得到分文，家產早已大部份被兩個哥哥蕩光，膝下的他們當然不會分給我，我也根本不會向他們要。我上大學是由一位先生幫忙，他給我二十塊錢路費；以後的四

年間我靠抄講義，教家館，給報館翻譯五毛錢千字的遊記稿混過去。我在世上是孤獨的，沒有人肯跟我來往，我也不配跟人家來往。每當逢年過節，同學都回家，或者約會去尋樂了，我却躲在宿舍裏嚼大餅……

我不能敘述的更詳細，佩芳。假使你不嫌我太老氣橫秋，以上便是我的簡略生平。請爲這個不幸的人——你可憐的去想想吧，我相信你定能同情我，瞭解我，自從我認識了你們，我怎麼會把你們清苦然而和諧的家當成我自己的家，在你們家裏我感到無限溫暖，如今我又怎麼急急要結婚了；你更會明白，世上有成千成萬的人，可是除開你們，誰也跟我沒關係了。毫不慚愧的說，我過去活的像要飯化子。你難道忍心看我永遠這樣過下去，當人家都回到光亮美滿的窠裏了，我還在馬路上蕩來蕩去，縱然死在路上，也沒有人特別關注的看一眼嗎？你難道真讓我毀下去嗎？

你可能罵我自私，只顧自己，我敢發誓從不會忘過你們。一個痛苦念頭老盤據在我心裏，我想你父親，三十年的老教員，人家早該坐在家裏納福了，他還得拿老骨頭苦苦跟窮困掙扎。他不是不愛我們，但爲了氣節，爲了不肯聽命於日本人及狐羣狗黨，他寧願捨棄終身

事業，硬着心腸讓你從大學退學，聽你弟弟失學，自己回老家小鎮上開雜貨鋪。這是對國家的諷刺，佩芳，同時也是淚，用淚也寫不盡的悲痛！

你的信我都讀熟了。你很有描寫的才能，從你盡量刻畫的字句間，我想見你們老宅前面的大樹，屋後的荒園。你說你們的生活雖是窮苦，過的却井井有條。每天你首先起身，用冷水洗過臉，搥搥頭髮，趕緊上設在大廟裏的學堂去。那個以自力創辦小學的老校長，你父親的學生，因為你在大學唸過書，也特別對你敬重。你弟弟頂無聊，起來得頂晚，他幫你父親把雜貨鋪的牌門打開，將香烟，肥皂，毛巾整理好，然後坐下去讀你父親上天下午給他講的古文；你父親戴上老花眼鏡，就在你弟弟對面，開始極吃力的讀電機學或植物學；而在裏邊，你母親則燒飯掃地，一切瑣碎雜事歸她負責。你們把屋後的荒園改成菜園，傍晚你弟弟這一天應做的功課完了，你父親也把小鋪關起來，他們帶着水桶鋤鏟，和你母親到園子裏掘土下種。禮拜天你們整天團聚，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園子裏。園子裏只聽見你們一家快活的喊聲嚷聲笑聲，原來你和弟弟到後面小河裏抬水，因為不小心，水濺了你一脚，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嚇一大跳。接着你們累了，該休息了，你坐在樹底下看莎氏比亞，鴿子便

安閒的落在你前面不遠的地上……你活畫出一幅鄉下和平空氣的圖畫。我明白你的用意，你叫我太苦悶時不妨到你們那邊住幾天；你要證明窮苦日子也有快樂。但是不管你講的天花亂墜，你總不能證明你父親樂得放棄自己終身服膺的教育事業，跟屠夫走販爭蠅頭之利；你弟弟樂得失學；你母親不問天冷天熱，樂得上灶燒飯；你也不能證明你在大學唸了三年，忽然又高興到鄉下當小學教員。假使有錢的話，我們縱然不上內地，也還可以在上海當寓公，無論如何，你父親也不必看見一個買自來火的，便趕緊去掉眼鏡站起來，笑臉向迎上前招呼。這是我決心做生意的另一個原因。

現在你總該相信，我之想賺錢，並非單爲我們自己，你我將來簡單幸福的小家庭，還爲你父親母親弟弟。我們不能只顧自己。我是個很早失去家庭安樂的人，在我們結婚後，我得盡點「半子」的責任，使兩位半生勞苦的老人家享幾年福，使你弟弟完成學業。請想想我那時候的情形，我敬愛的，你會抿着嘴笑。你父親母親當然和我們同住，你弟弟，直至大學畢業，結婚自立或出國爲止。我已經想過無數遍，簡直超過幻象以上，在我腦子裏成了固定的形體，合上眼便能看見客廳的大吊燈，聞到圈子裏草香。我們將有一座獨立的帶小花

園的房子，書房裏充滿書，任你父親閱讀一生；你母親心腸太仁慈，愛看所謂哀情紹興戲和悲劇電影，我們在兩種戲院裏包訂長期位置，可能的話，我們甚至爲她開兩家戲院，讓老太太盡量發洩她的眼淚；你喜歡俄國文學，儘可以把它們當作終身事業，字斟句酌，安然從事翻譯，不必像我翻譯五毛錢千字似的草率；我自己則希望辦一份銷路寬廣的日報，推動社會國家進步，另外附設個書店，專門印你的稿子。我工作疲倦了，我們便在園子裏看小孩——我們自然會有小孩，在草地上滾。春秋旅行或夏天避暑，兩位老人家會替我們管家。……

別以爲這是夢想。請相信我吧，我自信對於做生意有相當把握。你說現在是戰爭時期，百事都應該將就。這是守舊的，中國傳統的，不曉得世界大勢的看法。我是學歷史的人，假使你通曉歷史，你便知道戰爭是發財的頂好機會，無論古今中外，都是如此。把做生意認爲不清高是沒有道理的，因爲賺錢並不違反法律，既非賣國賊，當然也無損於道德。只有傻瓜才自命清高。不知道你注意到這一點沒有，我確曾仔細研究過，不管是誰，凡恭維你清高的，他自己必先賺飽了錢，弄的腸肥腦漲，你從他們的笑容上能看出這種意思：好小子，你儘發優點吧，反正你的肚子不會餓破！這是一種陰謀，我的親人，一種頂可惡頂可怕的手段。

他們心裏可憐你，譏笑你，罵你愚蠢，而在表面上可稱讚你，讓你不知天高地厚，走上絕路，給他們多留點發財的機會。他們的用意就在這裏，你只要想想那些娘姨婆夫爲甚麼不恭維你窮，而那些恭維你的人爲甚麼自己不肯清高，你就明白這兩個字當作怎樣解釋，他們用心又是多麼險惡了。

我決不會上當。因爲學過歷史，我徹頭徹尾瞭解社會，自信力也就愈強，作事愈有把握。我們是年輕，我二十九歲，你才二十四，可是就爲年輕，我們才得轟轟烈烈的大幹，趁早打下基礎；如果到了你父親的年紀，要後悔也來不及了。我認爲作事主要的在精神，在眼光，有精神眼光，看的準，拿的穩，資本決不成問題。你知道我戰前曾爲某大書局編輯百科全書，報酬雖然可憐的很，工作三個月才拿到兩百塊錢，殊不知倒幫了我的大忙。在先我忘記跟你說，戰爭一起，我拿這錢買成紙了。這也是鸚鵡失馬，當時我和別的商家隔敎，現在却利市十倍。（買進德國顏料或針，當然賺的更多。）從此你可以相信，我的確有做生意的天才。我看準通貨要膨漲，外國工廠要改做軍火，中國工廠要受戰事打擊，普通商品來源少，自然會加倍貴上去。